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五十八回 蘇奶奶抱主悲啼

詩曰：憶昔改妝離繡閣，於今不見已經年。果然換得烏紗貴，歷訴艱難望憫憐。

話說太王妃等坐在裡面房湘簾之內，看得分明。那劉郡主是見過的了，不消說得。那太娘娘卻初次看見，只喜得個滿面春風堆起來。

尹氏王妃一見他，又驚又喜兩交加。容帶笑，面添花，不敢高聲暗暗誇。

啊呀，奇呀！怎麼這鄺丞相竟比芝田美麗多？

面白腮紅雪映霞，那臉兒，猶如一朵海棠花。紫袍烏帽威風重，玉帶朝靴態度加。美麗姿容真可愛，端嚴舉止足堪誇。觀其側影風流處，真個與，畫上之人點不差。

啊呀，妙呀！這還有什麼疑心？那一半與獻來的女子相同，這十分卻與鄺相相像。自然十分的真，一半的假了。啊呀，真正奇絕！世上竟有如此美麗裙釵。

女扮男妝折桂枝，做到了，保和學士我兒師。才高志大休提及，又有個，絕世無雙美麗姿。可敬可憐真可恨，為什麼，斷情絕義一心癡？

咳！鄺明堂呀鄺明堂！你太也聰明狡猾了。

明明身是女多姣，做作得，光景情形不露毫。頭一次，當殿怒撕門下本；第二回，掛冠要出帝王朝。斷情絕義心何狠，奪禮揚威言太刁。用盡聰明施盡巧，倒只怕，今番妙計你難逃。

咳，麗君呀麗君！我這一奏上了中宮，怕你不做我的親媳婦麼？

此時由你怎生言，少不得，顯露原形在目前。一脫紫袍和玉帶，管叫你，就穿霞帔與珠冠。王妃想到心歡處，只喜得，笑綻櫻桃合口難。

卻說太王妃滿心歡喜，已催過蘇娘子幾回，叫她出去相認。這蘇奶奶也看得明白，拿定是小姐麗君了。

心中又喜又悲傷，未出房門淚淚垂。蘇家娘子心慌了，國丈已，借端發嚇亂攢眉。一隻腳兒才出檻，只得把，青緞尖鞋又縮回。戰戰兢兢難面認，遮遮掩掩復偷窺。後窺鄺相傷心動，太王妃，不等她行先就催。

呀，蘇親母，你此時不走，等待何時？

你看相國鄺明堂，已是淒然帶痛傷。含著淚痕低著首，在那裡，踱來踱去繞幃旁。休懼怕，勿惶，原是千金認不妨。再後遲遲他一去，我們的，這番算計枉商量。太妃言訖連催促，蘇奶奶，進退為難把口張。

啊，太王妃且慢，看起來太王爺的主意是不要妾身出來認了，所以借端說道：你們不怕鄺大人惱麼？如何再出去得？

此言明向妾身雲，怎麼好，再去相纏鄺大人。雖則有些悽慘意，他的是，能言快語會移更。若然變下無情面，太王爺，尚且擔憂我怎禁？娘子說了搖著首，急得個，太妃恨不自家行。忙悄語，又低聲，意亂心慌附耳雲。

啊呀，蘇奶奶，快些去罷，不得遲了。

縱然觸怒鄺明堂，少不得，我入宮中奏細詳。有了昭陽王后主，難道還，怕他怎樣發威光。太妃言訖推娘子，蘇奶奶，只得掀簾出套房。

話說蘇娘子心中懼怕不敢出房，被太妃一陣相催，沒奈何慢慢竟走出房門。

娘子其時決了心，唧唧，簾鉤一響出房門。容慘慘，淚淋淋，青緞鞋兒搶步行。撇過憂來撇過懼，她竟把，紫袍一扯叫千金。

啊呀，千金阿！想煞妾身了！

幾年不得相逢，今日方能見面。蘇家娘子一聲呼，哭了個，哽咽難言淚似梭。鄺相這驚非小可，只唬得，三魂七魄霎時無。

話說鄺丞相正欲思量作別，猛地裡從套房走出一個人來，扯住了竟呼小姐。只唬得面色頓呆，心中亂跳，頃刻神思恍惚，一時魂魄飛揚，立起身來。

年少姑娘著了忙，容顏慘淡大驚慌。心恍惚，眼端詳，認得三年乳哺娘。一陣悲酸將下淚，故意地，一行幾步問忙忙。

啊呀，老國丈，君侯，這是哪一個？怎麼扯著我如此相呼啊？

武憲王爺暗頓靴，也急得，三魂飄渺意迷迷。更面色，欠身軀，答應連連向上趨。

啊，大人，這是孟小姐的乳母。她想必看見大人的尊容與畫上的真容相像，所以就出房冒瀆起來。

國丈言完假著驚，連連地，口稱得罪兩三聲。東平千歲床中見，語異形容著急雲：

啊唷，蘇奶奶，你不要得罪我的老師。

這是當朝鄺大人，你怎麼，出來冒認叫千金？休得罪，莫多雲，快快回歸套房中。忠孝王爺佯做作，他自己，口中說話眼傳情。明堂心曉通同計，故意地，按按烏紗笑兩聲。

呀，原來如此！你就是孟小姐的乳娘麼？不要這般鬧呀！我哪是孟小姐？世間相像的甚多。

世間相相貌應多，若說是，貌類真容豈獨我？就便雲南來者女，她也與，畫中面目一規模。休錯認，勿糊塗，真是真來訛是訛。我又並非真小姐，此刻把，下官扯住待如何？

啊唷，真正奇哉！我道什麼人走將出來，不期就是小姐的乳母。說什麼千金啊，想煞妾身了，幾年不得相逢，今日方能見得一面。

我倒聞聽吃一驚，想不到，何人呼喚作千金。此時方解其中意，她所以，扯著衣袍這等稱。

咳，真真可笑！我是一個荊襄鄺君玉，怎麼像起雲南孟麗君？弄的人人錯想，個個疑猜。

鄺相言完笑起來，扯紫袖，連呼放手莫疑猜。蘇家娘子心如裂，她索性，攔住明堂不放開。

啊呀，小姐呀！你不須遮掩了，妾身知道你是真正孟千金。如今只望你救我一救。

自從小姐你私逃，留下了，書札真容出綺寮。映雪一聞相替嫁，她原是，立心不肯順奢華。只因大眾齊齊勸，沒奈何，花燭成婚暗帶刀。

啊唷，千金呀！她只為小姐仇人，不肯戀榮華而失節。

暗帶尖刀去替婚，她竟在，昆明池內自輕生。可憐女為千金死，撇下了，孤苦無依一妾身。

咳，可憐！幸得這裡小王爺仁德，接了我來養老在家。

還靠千金福分齊，依傍在，姑爺王府了殘身。女兒得受夫人誥，自己又，饑有食來寒有衣。處此風光心本足，小千歲，偏偏一旦病沾軀。

咳，可憐呀！這小王爺為了小姐受萬千煩惱，守多少淒涼。哪一件上不以元聘為尊？哪一處裡不以千金為念？

正娶劉家郡主將，依舊是，三年守義未曾忘。彩亭懸掛王妃誥，靈鳳存留在空房。日日何曾開笑臉，朝朝哪見動歡腸。真可歎，實堪傷，苦壞東平忠孝王。近者又因欽限下，急得了，旬餘臥病不能康。

啊呀，千金呀！可憐妾身一個孤孀之婦。

女兒投水已身亡，全仗這，忠孝王爺作靠防。再有三長和兩短，你教我，相依哪個過時光？

啊唷，千金呀，只為你不肯認親，所以要娶冒名女子。

你如有肯改妝情，小千歲，伉儷和偕豈不欣。只為千金行決絕，方才臥病這般深。此時小姐親觀見，你難道，目睹垂危再忍心？

啊呀，小姐啊小姐！你不但害忠孝王染病，還氣壞了家內老夫人。

那天召見在朝中，太夫人，指定千金是女郎。不肯認時還罷了，你如何，脫袍解帶要辭王？數言激得朝廷怒，狠狠地，說得夫人這一場。

咳，可憐呀！太夫人哪裡受得起這般氣惱？

一出朝綱轉府門，又弄得，忘餐廢寢病纏身。甘待死，勿求生，醫不觀來藥不吞。煎好湯時重潑去，少老爺，可憐急得沒調停。

啊呀，千金啊！你是聰明絕世之人，難道不想情理？

如今事已到臨期，太夫人，不見千金不肯醫。若有一些長短處，你難道，安心忍母喪身軀？

咳，小姐啊！就是忠孝王沒有甚麼差池，也難道忍得皇甫門中絕後？

一是夫來一是娘，卻有三長和兩短，小姐你，就為丞相怎安康？

咳！果是弄出事來，少不得這裡太王爺太王妃，家內太老爺少老爺，都不肯干休的呀！

再兼王后一知聞，害了同胞豈不嘆？小姐絕情又絕義，少不得。終須逼你現原身。

咳，千金呀！至於日後明言，倒不如目下早說了罷。

千金一說大家安，孝亦全來義亦全。太夫人，骨肉團圓真個好；小王爺，婚姻了結豈非歡。你如依舊相瞞隱，眼見得，臥病之人起床難。

啊唷，小姐啊！我不忍你落那不孝的名兒，今日裡出房相認呀！

一則言言肺腑情，二來懇切動千金。妾身冒瀆真該死，還望你，念我三年乳哺人。娘子說完聲哽咽，抱住了，少年元宰跪埃塵。只哭得，悲聲欲絕頭抵地；只哭得，痛淚難收兩亂傾。鄺相時聞心慘極，竟不忍，翻容變色發雷霆。

話說鄺丞相，被蘇娘子攔腰抱住哭訴。耳聞母病，目見夫危，又看乳哺的奶娘這番光景，不覺容色慘淡，心緒驚惶。又不忍再發雷霆，又不便此時承認。

弄得心中沒了方，一聞母病更堪傷。慘淒淒，蓮花面泛愁光露；情脈脈，柳葉眉低怒不揚。急到萬分無計處，沒奈何，放些正色與威光。

呀！蘇乳母起來，你抱著我怎麼？

快快抬身進裡邊，你向我，這般痛哭有何干？休錯認，莫生纏，你把言詞告下官。

啊呀，真真好笑！你們太夫人小千歲染病，死生有命的呀，何必這般著急？

說是無情與忍心，下官又，並非真正女千金。前因孟太夫人病，也本是，好戲之中認了親。

咳！我原為自己是將錯就錯的，所以千回囑咐萬次叮嚀，不叫傳揚與忠孝王知道，哪知你們孟太太這等荒唐？

叮囑之言盡撇開，會合了，東平千歲大安排。下官一進場中去，外面竟，驚天動地鬧起來。

咳！你們孟太夫人若肯依我，就當個娘兒們來往何妨？

偏偏生事要傳揚，引出了，忠孝王爺上本章。暗認娘兒猶自可，怎教我，師生配合亂綱常？

啊呀，真真說也可笑！二女成婚或者世間還有，兩男配合可為今古奇聞的了！

你們如此亂相傳，卻教我，怎不生嗔絕往還？孟太夫人能謹慎，這時候，何妨病重再觀觀。

啊唷，這些事也不必提了。下官今日原說不來的，當不得武憲公來意慇懃，忠孝王言詞急切，所以從命而至。怎麼又弄出一個孟小姐的乳母在此歪纏？這還是老國丈的良謀呢，還是小君侯的妙計？

明堂言訖怒滿腮，沒奈何，變下無情面色來。唬得那，忠孝王爺多懼怕；唬得那，亭山國丈是癡呆。爺兒兩個都慌亂，小千歲，床上相幫叫放開。

啊呀，了不得了！蘇奶奶敢是瘋魔了麼？

快些放手快抬身，還不鬆開鄺大人！你犯恩師師怪我，倒像是，少華在此又胡行。

啊呀，蘇奶奶，你得罪極了！還不快快地走開？

王爺急得沒商量，他只好，推與蘇家娘子當。假變容顏呼放手，暗丟眼色叫回房。東平千歲推乾淨，老國丈，一發旁觀著了忙。

啊唷，了不得了！我奉屈鄺相已是萬分得罪，萬分不安了，你怎麼還要出來冒犯呀？

快些迴避快些行，你知道，連累吾家父子們。著實糊塗真懵懂，反拿了，當朝宰相認釵裙。亭山國丈相幫叫，倒弄得，娘子心中沒處分。

啊呀真真好笑！昨日裡小王爺作歡容陪笑臉的，再三托我，叫我怎生在簾內偷窺，怎生在臨時相認。

今日惱了鄺明堂，到把這，重罪俱推我獨當。既是這般無膽量，何必得，興風作浪惹災殃。

呀啐！他父子既推得乾淨，叫我也孤掌難鳴，放開她去便了。

娘子時間手一鬆，立起來，輕輕放了小三公。明堂得脫心中定，笑兩聲，強把愁容作怒容。

啊唷，真真好計！老國丈，小君侯，都是這般足智多謀的，今日下官拜服了！

就此相辭要轉家，真正是，下回不敢到潭衙。明堂言訖匆匆別，武憲王，色變心驚一把拉。

啊唷，鄺大人，萬勿多疑。這個，愚父子怎敢設計。

相求看病已非該，怎麼敢，再把機關就裡埋。此事懼皆他忽略，望大人，高明詳察勿疑猜。

啊唷，得罪相爺了，老夫在此打恭。

亭山言著禮洋洋，鄺明堂，長揖相回強盡情。忠孝王爺心懼怯，也在那，床前頓首叫師尊。

啊唷，恩師大人息怒，門生在床上叩頭陪罪。

少華怎敢蹈前愆，老師若，見責通同實抱冤。伏乞大人詳察理，恕門生，病中昏憤不知緣。

咳！有屈了台駕，還要冒犯尊顏，真真罪上加罪了。這怎麼過意得去。

伏望海量且寬容，大人你，且恕門生在病中。夫子若然生芥蒂，竟只好，今朝永別不能逢。王爺言訖彈珠淚，鄺丞相，就勢停嗔改了容。

呀，罷了！忠孝王是病人，蘇奶奶是坤道，下官也一概不計較了。

鄺相言完息下嗔，舉了舉，紫羅袍袖出房門。亭山國丈忙隨後，趨步當先引道行。欠體深深陪笑臉，呵腰曲曲盡慇懃。穿夾道，越書亭，不住偷窺喜與嗔。送出儀門登了轎，忙忙地，攔軒一拱到埃塵。

啊，大人多多得罪了，老夫在此恭候登軒。

明堂一見意難安，欠體言稱不敢當。國丈請回休若此，下官再，改期相見敘寒暄。王親還恐他嗔怒，一直地，挽住兩行至正轅。只叫大人休芥蒂，推呼相國可容寬。自家送出轅門外，又喝令，大小人丁跪上前。

啊，家人們，酈相爺起身了，家人們快快跪送。
一呼百諾應高聲，大眾齊齊跪兩行。酈相轎中傳免送，他那裡，金鑾開道去滔滔。王親退進深宮內，急得個，雙頓烏靴沒計較。

話說武憲王送出酈丞相之後，就一直回至靈鳳宮中。只見太妃等立的立坐的坐，都在床前亂亂哄哄說著話。

國丈當時怒滿懷，雙靴亂跌要敲台。無計策，沒安排，怨起蘇家娘子來。

啊呀，蘇奶奶，你不曾見我皺眉頭丟眼色麼？

既是知風已縮回，如何又復出簾來？今朝惹了明堂相，不過我，皇甫門中再吃虧！

啊唷，了不得了！你看他今朝回去，五鼓時必定面君。

這一臨朝奏翠華，君王大料護於他。明堂再道通同計，我父子，穩穩無疑又問拿。

咳！真是清閒不過了，尋些煩惱事情出來。

國丈言完怒更慌，蘇奶奶，應聲都是太娘娘。妾身原怕招災禍，所以就，見色知風復又藏。性急太妃難忍耐，拿著我，生生推出外間房。蘇家娘子言出畢，這國丈，嗔上加嗔氣滿腔。

啊唷，原來如此！我說蘇奶奶是乖巧的呀，難道這般忽略？不期就是王妃你在那裡性急，這個自然怪不得了。

婦道之家曉甚端，竟這般，擅行專主逆孤言。既然他已仍回室，你如何，復又生生推出簾？明日酈公如奏聖，莫怪我，君前攀扯你為先。

啊唷，真真可恨，原教奶奶一個偷窺，誰要你也來躲在這套房裡面？

王妃見說好生嗔，只氣得，粉面通紅立起身。雙豎蛾眉微冷笑，一聲高叫似流鶯。

啊啐！怕什麼？怕什麼？有這許多擔憂害怕啊！

明明放著孟千金，他也是，顏色淒淒淚欲傾。故此妾身催快走，忙推著，蘇家奶奶出房門。若依你意如何樣？想必，放出明堂才放心。

啊唷，好沒膽量！想必，嚇死了，就雙腳亂跳起來。你怕酈明堂，我不怕酈明堂。他五鼓面聖，我四鼓進宮。

試試誰人本事強，你看我，明朝一本進昭陽。女兒做到中宮後，難道連，這點情兒沒力幫？

啊唷，慚愧！慚愧！虧你做到當朝國丈，極品親王，一個酈丞相就這般懼怕起來。

這般事件我承當，不要你，多說多言空著忙。試試妾身才智看，管娶那，為官媳婦進門牆。太妃言訖心猶怒，武憲王，冷笑連聲假贊揚。

啊唷，好好好！有才情有膽量，你去承當便了。

孤家膽小怕招災，讓你去，作浪興風怎處裁。惹了禍來休累我，老夫是，未曾得罪酈三台。

咳！說是這般說，到底與你是夫婦，不忍冷眼旁觀。

來朝可勿進宮門，待我去，請罪當朝酈相身。一切推於蘇奶奶，只說她，一時錯認孟千金。保和丞相多明白，原講道，坤道之家不理論。你若入宮言甚語，鬧出來，豈非通共戲廷臣？

咳！那時候才是了不得了！朝廷放下臉來，哪裡管是王親國戚？重則問一個抗逆聖旨，戲弄大臣的大罪，輕則也像說孟親家那般，痛責一番。你還是進宮的好呢，不進宮的好？

王妃見說一思量，冷笑連連道不妨。你自旁觀休要管，我明朝，立心必要進昭陽。這樁事件何難處，只要與，長女宮中商一商。她在內廷為了主，是不是，也須試試酈明堂？縱然惹出滔天禍，難道怕，聖上將我上法場？依你都推蘇奶奶，全不想，自家做事自家當。

呀。也罷！我此刻也不與相爭了，且等大事辦成之後，看你有話說沒話說！

太妃言了不依尊，國丈也，急得心中沒處分。忠孝王爺聽著說，在床欠體叫嚴親。

啊爹爹，也不須著急，等母親進宮去商議商議，看是如何。

兒觀夫子適才容，他已是，痛淚含於雙目中。雖則來時厚了臉，行為不過十分凶。彼如果是真男子，哪裡肯，耐著雷霆叫放鬆？伏乞爹爹由母去，見一見，同胞姊妹訴情衷。昭陽若肯相幫助，或者竟，試出明堂酈宰公。終日遲疑難了事，孩兒也，淹煎心癢幾時鬆。王爺言訖吁聲氣，老國丈，良久沉吟點首從。

呀，也罷。你母親決意要去，為父的也阻她不住，明日起早進宮便了。

但願平安莫有災，就算是，謝天謝地百凡諧。只愁你姊雖為後，制不住，寵相能臣酈相台。

咳！芝田呀。她若果然孟家小姐，也是個太厲害人。方才勸你說：小王親，你不要差了主意。此刻與節孝夫人一夫一婦，唱和相隨。倒休要千盼萬望，等得娶進門來，竟是一個不賢惠的，豈不那時候悔之無及。

聽他此語有深情，分明是，要你知凶懼幾分。酈相果然真女子，入門未必是賢人。況兼做過當朝宰，他的那，情性由來已慣經。再若放些兇手段，只怕你，禁當不起悔初心。亭山言訖眉雙皺，忠孝王，背倚床欄笑幾聲。

咳，果然如此，也是孟府的家風了。

岳母大人手段凶，自然她，所生之女亦相同。麗君若是同其母，少華也，只好低頭做岳翁。懼內名兒逃不去，能得個，重借伉儷靠天公。

咳！蘇奶奶，今日倒難為你了。

轟轟烈烈諫千金，表白我，守義空門一片心。不但叮吁多少講，還把那，許多好話又加增。承厚意，感高情，多謝周全皇甫門。

咳！真真過意不去，勞動了你一番，還埋怨你一頓。這教我陪罪才好。

王爺說著笑還響，娘子聞言也不嗔。節孝夫人聞眾話，倒有些，心中後悔不歡欣。

呀，正是。方才也在簾中聽見，酈丞相果然說過這些言詞。

若據公公此刻言，倒休要，進門之後果其然。娶房賢惠還猶可，元配嚴乖我怎安。懊悔自家無主意，大不該，設謀定計為芝田。麗君未娶他先懼，就說要，只好低頭效泰山。若待後來奴受苦，再休想，丈夫幫襯與周全。

啊啾，如何是好？這分明自家弄自家了。

郡主心中暗慘然，立了立，相辭先自返東邊。太妃眾等消停坐，直至了，晚膳排齊始轉前。武憲王爺心總怕，眉頭不展跌靴尖。言幾句，勸多番，只叫休招酈相官。攪得太妃煩絮了，她索性，一聲傳命出珠簾。

啊，僕婦們傳出去，說我明日起早進宮，叫他們五鼓伺候，雞鳴備轎。

太妃諭罷眾傳呼，武憲王爺沒奈何。外面家丁齊打點，伺候著，五更看鞦韆不遲俄。慢言國丈衙中事，提一提，年少三公脫網羅。

話說酈丞相一出王親府內，坐著轎竟轉梁衙，好一似彩鳳騰空，金龜脫網。雖免了這回顛險，卻弄出無限愁悶。

少年元宰告辭還，坐在那，大轎之中好慘然。愁脈脈，面頰紅霞消已盡；慘淒淒，雙眉翠黛鎖還寬。心懊悶，意憂煎，默默無聲只挺冠。

啊唷，這分明是武憲王父子的奸計。他又來作浪興風，弄此一番鬼戲。

說甚如今病已危，誑得我，心腸頓軟去相窺。及觀脈氣猶還可，哪裡是，一息慄慄命要垂！

啊唷，可憐可恨，這個巧舌的芝田！

再四挽留坐到衾，把那些，酸言痛語動人心。說什麼，今生不得酬夫子；說什麼，來世為兒奉大人。訴到此時遮了面，他竟是，低頭哽咽吐悲聲。

啊唷，真真可慘！那時候的做作，倒也虧他的。

我素無情鐵石腸，竟被他，數言說得好悲傷。將下淚，已難當，只好抬身離了床。正欲思量相告別，哪知道，伏兵殺出裡間房。

啊唷蘇娘子，好生厲害！

手揭簾櫳走出來，衣袍一扯訴悲哀。自然先受芝田托，她所以，句句言詞述彼懷。說我無情何等狠，道他有義怎生哀。啼啼哭哭多時候，真個似，萬恨千愁做一排。

啊唷，真真可笑！她是我的乳母，倒這般為顧他家。

想必芝田禮待深，蘇娘子，因而出力做忠臣。表揚他是多情客，埋怨吾為不孝人。萬語千言都說盡，總道我，狠心負了小王親。

咳！這些話也不必提起，只是母親又病，教我如何是好？

那天著惱出朝中，我就原想氣壞娘。今日方知病又重，自從那，朝回之後就臥床。甘命絕，願身亡，醫不觀來藥不嘗。如是母親真若此，這倒卻，萬分難殺酈明堂。

啊唷，如何是好？看來其勢不能了！